

## 【all郊】拍卖品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953426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953426>.

Rating:	<a href="#">Mature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Graphic Depictions Of Violence</a> , <a href="#">Rape/Non-Con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M/M</a>
Fandom:	<a href="#">封神三部曲  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all郊</a> , <a href="#">殷寿/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姬发/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崇应彪/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杨戩/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寿郊 - Relationship</a> , <a href="#">发郊</a> , <a href="#">彪郊</a>
Character:	<a href="#">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殷寿</a> , <a href="#">姬发</a> , <a href="#">崇应彪</a> , <a href="#">杨戩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10-19 Words: 12,140 Chapters: 1/1

## 【all郊】拍卖品

by [yuechuyudongshan](#)

### Summary

被父亲当做拍卖品、交易筹码的殷郊  
极端混乱大殷趴，  
包括抹布郊

1.

镜头打开，一束光照在了一把宽大的椅子上。  
酒红色的躺椅里陷着一个白衬衣的青年，微阖着眼睛，不知是喝醉了酒还是被喂了药，脸色泛红。灯光将他的衬衣照出了梦幻般的光晕。  
一旁的字幕上打出了青年的名字：殷郊，18岁。  
镜头晃动了一下，调整出更能展现他容貌的角度。的确是一张很漂亮的脸，五官浓烈，嘴唇却很软，无意识的微张着，红舌若隐若现。  
一个镜头外的人声说：“站起来，把上衣脱了。”他用的是纯然命令的语气，冷冰冰的，不带半点情绪。  
青年一开始没有动作，他眨了一下眼睛，好像没有反应过来，直到响起了敲击桌面的声音，他才打了个激灵，软绵绵的站起来，解开衬衣的扣子。  
他四肢无力，指尖与衣扣缠绕的时候也虚弱无比，镜头外的人等得不耐烦了，先是敲了一下桌子，看他还是提不起速度，才伴随着脚步声走进镜头。  
那是个戴着面具的中年男人，黑色西装一丝不苟，手套也严实，将浑身上下所有能展现身份的地方都遮盖得干干净净。  
殷郊见男人走过来，立即乖顺的将手臂垂下，任由男人将他的衬衣解开，露出赤裸而健壮的上身。  
他被推到了镜头前，向着镜头展示胸前的乳环，他的一系列身体数据也在屏幕上被打了出来。  
很快，右上角出现了一串不断上涨的数字，由¥2000，迅速涨到了¥8000。  
男人先是弹弄、拉扯那对乳环，将颜色有些发深了的乳尖捏起来向镜头展示，然后摸到形状漂亮的胸肌，将其不断的揉搓拉扯，以展示优良的手感。

殷郊在他的手掌下不断发出情热和痛苦的喘息，他难以抑制的痛苦神色也极为诱人，那串数字涨到了¥10000。

男人抬了一下头，似乎并不满意数字涨幅的速度，他毫不留情的一巴掌拍在殷郊的胸膛上，那对乳颤了颤，很快出现了一个红色的掌印。殷郊一开始咬紧了的下唇被迫松开，发出痛快又难捱的呻吟。

他的声音很好听，带着青涩的少年感。

¥15000.

男人似乎满意了一些，他继续揉捏着殷郊的胸肌，不时拉扯一下乳环和拍打胸膛，间或抽打腹肌。殷郊在他手下呜呜咽咽的说痛。男人的手势却和他的语气一样的冷冰冰，好像纯然只是为了展示和诱发殷郊的情欲。

一旁的字幕再次出现：该商品渴求，粗暴对待能更快的激发情欲。

¥20000.

男人第二次抬头，殷郊的下身已经鼓了起来，甚至渗出来的液体明显的打湿了裤裆。

男人把他的皮带解开，长裤褪下，只着一条黑色的内裤，就这么先站了一会儿。他走出镜头，将摄像机放得远了一点，露出来一个铺着红丝绒的台面。

殷郊自觉跪到台面上，镜头被拿得更近，围绕着他拍了一圈，将他标准的跪姿展示一遍。

最后放到他的身后。殷郊分开腿趴在台面上，脱下内裤后镜头就能正好拍到他的后穴。男人又在他面前放了一台摄像机，让他脸上的表情也能顺利的入镜。

男人脱下手套，将一整瓶的润滑油挤了进去，后穴就迫不及待的煽合，试图将其全部吃下去。但更多的润滑液流了出来，被男人的手指堵了进去。

男人的手指缓慢而有节奏的抽插，穴肉将他的手指吃得很紧，没动几下就能听到咕噜的水声。

字幕：后穴开发彻底，水多。

另一边镜头里的殷郊眼睛睁开了一些，或许是方才喂的药剂量不足，他眼眶里滚出来一滴泪水，不再发出淫荡的叫声，而是抓紧了身下的布料，试图往前爬行。

男人抓着他的性器，狠狠拍了一把囊袋，殷郊登时惨叫一声，瑟缩着不敢前行。

男人见他醒了，不再指奸他的后穴，而是拿起一旁的皮带用力抽下去，“啪啪”的声音混合着惨叫，那对肌肉紧实的屁股很快红肿起来，看着更大肥大。

殷郊被抽得发抖，抵不住被调教出来的身体本能，叫着射了。

字幕：该商品未曾进行精神调教，可令其服药或捆绑。

¥32000

男人将皮带放到一边，内裤团成团塞进殷郊嘴里，警告性的看了殷郊一眼，后者便瑟缩着不敢动弹。

他把殷郊翻过来，两腿大张，简单的展示了一下没有使用经验的性器，就将殷郊的屁股推得更高，后穴朝上。

他拍了拍还在流水的后穴，揉搓了几下性器后，就从旁拿起一根透明的玻璃质地的阳具，横放在后穴上向镜头展示。

字幕：该商品前端无使用记录。

¥40000.

男人将阳具塞进后穴抽插，殷郊忍不住想用手抓住自己的性器，男人抽了一下他的手背无果，用皮带将他的双手绑在了身后。

他再次将殷郊调整好姿势，将阳具大力的插入后穴，再猛地拔出来，反复无数次，“汨汨”的水声越来越大，殷郊受不住刺激，射了数次，咬着嘴里的布料流泪。

¥50000.

殷郊嘴里的内裤被取了出来，他含着泪抬头看向男人，男人顺应场外竞拍者的要求，将玻璃阳具留在殷郊的后穴，拿起藤条抽打他的屁股。

阳具在他的后穴里被吞吞吐吐，殷郊神情狂乱，随着淫靡的叫声，猩红的舌头吐了出来，唾液顺着嘴角往下淌。

¥60000

男人掰过殷郊的脸颊，对着镜头捏住他的舌尖，粗暴的将其拉扯出来，又揉捏着玩弄。殷郊神智又一次的不太清明，他有点微不足道的抵抗，却让玩弄的人更觉得有趣。

男人逼迫他的嘴张到最大，四根手指伸进去按压口腔内的所有软肉，殷郊发出一点虚弱

的“呜呜”声，唾液和泪水一齐落下来，屏幕上的脸实在漂亮得惊人。

字幕：擅长口交。

¥ 80000

.....

¥ 90000

男人取出塞着后穴的阳具，一个收缩着的红色肉穴还在往外吐水，红肿的皮肉上全是交错的鞭痕和掌印，俱被流出来的淫水染得有了层微光。

这一次的镜头更加仔细，从他的后穴，再到性器和腹肌，最后是仍然沉浸在欲望中的脸。殷郊口中呼出的热气，几乎要在屏幕上结成雾。

¥ 100000.

男人最后看了眼屏幕，似乎终于满意，取出一块白色的手帕擦拭手指，再将其一把摔在殷郊的胸膛上，就不再理他，径直离开。

字幕：该商品最终成交价十万元，请拍下的客人一个小时后取走商品，使用时间为十二个小时。商品使用过程中有任何不满，可向客服进行投诉。同时，请保证商品的完整性和可使用性，否则殷商集团将对其追责。

殷郊摸到胸膛上的手帕，慢腾腾的擦了一下自己嘴角的唾液，又擦了一下后穴流出来的水，才迟钝的反应过来自己可以将大张着的双腿放下。

他背对着镜头，在台面上坐了一会儿，低头用手背擦拭了一下眼角。

而后朝着镜头走来，视频结束。

## 2.

崇应彪撇了一下嘴，他意识到自己把事情搞砸了。

这场线上拍卖会他是替那个很烦人的哥哥来参与的，目的是拍下一个民国时期的花瓶，好在下个月当做父亲的生日礼物送出去。

崇应鸾很忙，但又不想错过这个拍卖会，崇应彪向来对殷商的线上拍卖很感兴趣，就自告奋勇的把这个任务接下来。但崇应彪一共只给了他十五万用来拍花瓶，但他现在已经花出去十万了，拍下了殷家小公子的半天时间。

大不了就说花瓶没抢着，冒出来了个愣头青。崇应彪无所谓的想，剩下五万随便买点什么，那对父子就应该被这么糊弄。

殷商集团的客服打电话来向他确认一些交易细节，明明是人工客服，说话的语气却冷冰冰的，半点人情味没有，好像他们谈论的不是他们家的公子，而是一个随手就可以转卖出去的商品。

他选了送货上门，现在他成年了，终于可以自己出去住了，虽然崇侯虎冻结了他大部分的卡，用来打发他的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廉价出租屋，但总算是能离那对恶心人的父子远一点。

哦，说是商品，也的确没错。崇应彪挂断了电话，想起前段时间听到的一些殷家的秘辛。

据说那位小公子和一个做家教的大学生谈恋爱了，还要跟着那位大学生从家里逃走，殷先生勃然大怒，把殷家追回来后就关在了家里，甚至宣布他失去了继承权。

早就有人猜测殷家是他父亲的专属性奴，现在看来，多半是真的。

崇应彪靠在窗边玩手机，有一搭没一搭的往窗外看。

殷郊被超跑送到破烂居民楼下面的时候，仰起头愣了愣。

他穿得很严实，一身价值不菲的黑色风衣与皮裤，脖子上的围巾被系成了蝴蝶结。他从发丝到鞋尖都精致无比，殷寿要求他的妓子必须时刻保持完美。

但这样的完美与这座居民楼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，他如何也想不到，一掷千金的人会住在这样的小楼里面。

身旁坐着的是负责照顾他起居的护工，说是护工，但也兼职给他化妆和搭配服装，甚至是每一次接客前的“打包”。护工年纪不小了，跟了殷寿多年，以前帮他处理小情人，现在帮他处理儿子。

护工捏过他的下巴，审视的打量了他一番，眼神有几分像殷寿。殷郊讨厌殷寿以外的人这样看他，厌恶地要扭开头，但护工的手铁钳似的，纹丝不动。

他检查了一下殷郊的面容，一个小时前蹭破的嘴角还有些发红，但配上他特意往下梳的刘

海，反而让他看起来更加的少年和破碎。殷郊是素颜，他素颜的时候能比上妆时更有一种野性的漂亮。

他觉得没什么问题，将殷郊的手铐解下来，让他拿在手里走上楼去。

“四楼6号，别走错了。”护工叮嘱道，“到了先敲门，手铐随便他用不用。如果你没办法好好说话，让人投诉你的话，下一次就让你带着口球去。”

殷郊冷着脸一言不发，他把车门推开，护工又在他身后说：“别走得太快了，脱衣服前就让东西滑出来，也容易被别人投诉。”

殷郊闭了闭眼睛，狠狠地将车门摔上了。

### 3.

崇应彪听到敲门声起来开门，殷郊的精致程度让他狠狠的震惊了一下，尤其是头发上的白色挑染。他记忆中的殷郊没这么热衷于打扮自己。

殷郊的面色很古怪，他没想到买家是崇应彪，幼年的时候他们曾一块长大。

“进来吧。”崇应彪从门边让开，殷郊从门外走进去，每一步都走得很奇怪，他盯着殷郊的背影，想到先前那通电话里的交流，脸上升腾起恶意的笑。

殷郊站在他狭小而杂乱的客厅里，风衣袖管下的手紧紧攥着，脸上却还维持着冷淡的表情。这让崇应彪觉得有趣。

他们还小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一块生活在殷家的大宅院里，虽然没人明说，但殷家的小公子殷郊，一直都是所有人需要暗自讨好的存在。直到十七岁他们各自离开，殷家也没正眼看过他。

崇应彪很好奇这短短的两年内发生了什么，但从此刻开始，有十二个小时内他可以对殷郊做任何事。他不想浪费时间。

“先去洗澡吗？”崇应彪问。

“在来之前洗过了。”殷郊听到他这么说，心头的一点侥幸也被他自己抹去，他尽量平和的说，“能把窗帘拉上吗？”

崇应彪点头，他越过殷郊去拉上窗帘，再打开灯。白炽灯在这间破旧的风雨里也显得不那么亮，他的手指还没来得及从开关上放下来，就听殷郊说：“你想从哪里开始，客厅、卧室，还是别的什么地方？”

“客厅，就在这里。”

崇应彪回头的时候，殷郊已经把围巾取了下来，他从风衣口袋里掏出手铐、润滑油，以及几袋避孕套，都放在了茶几空余的位置上。

崇应彪抱着手看他脱衣服，他垂着眼睑，一点点把衬衣的扣子解开。崇应彪紧紧盯着他，他见过殷郊的身体，但那是两年前，殷郊和他们所有人一样赤着上身打篮球。

等那层黑色的布料敞开，崇应彪下意识咽了口唾沫，殷郊和以前还是很不一样了，他身体的线条更紧实，更加保养得当，乳环闪烁的微光让他感觉被晃到了眼睛。

“你怎么成这样的？”崇应彪下意识呢喃了一句，殷郊没回答。

他伸手帮崇应彪脱下裤子，跪在地上隔着布料亲吻他的下身。

崇应彪像是被烫到了一样往后缩了一下，殷郊抬起眼看他，一双眼睛黑白分明，还带着点懵懂的雾气，纯澈得像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。

崇应彪暗骂一声，他把自己摔进沙发里，朝殷郊招手：“你是怎么伺候殷寿的？”

殷郊狠狠咬了下嘴唇，爬到他身前，闭着眼把裤子脱掉了。他没和崇应彪计较这句足够冒犯的话，而是自暴自弃的干脆把对方当成殷寿，在埋进对方腿间吮吸性器的时候，尽量把腰塌下去。

崇应彪禁不住他这样的撩拨，很快硬起来，他喘着粗气看向趴在他腿间的这具身体，两年间大概真的受到了不少调教，腰塌得很低，屁股就翘了起来。

他情不自禁的伸手去摸那两瓣圆润的肥肉，被打过的皮肤还泛着微红，肿没有完全消下去，有些细小的伤痕在他手指摩擦过后渗出一滴血。

他看到股缝中间有什么正在进进出出，被后穴拼命挽留，却还是缓慢的往外滑。他摸上去，发现是一个玻璃制品，已经被后穴里的暖肉含得温热了。

崇应彪来了兴致，开始抠挖殷郊的后穴，试图把那东西挖出来。殷郊正扒开他的内裤，将他的性器塞进嘴里，被他的动作激得呜咽一声。

崇应彪强硬的按住殷郊的后脑，逼他将性器一整个吞进去，另一只手则去抠他的后穴。

这姿势让他不大好发挥，他手臂不够长，只有指尖能勉强碰到，往往是刚弄出来一点，又被他不小心塞了回去。

殷郊很快软了身子，靠在崇应彪的腿根上喘气，嘴唇红艳，眼神也迷离。

崇应彪把他抱起来，把他后穴里塞的东西取出来，举在他面前看过后，才发现是视频上展示过的玻璃阳具。

他被勾起了关于那个视频的记忆，恶劣的笑了笑，把玻璃阳具上的汁水抹到殷郊的脸上，拍着他的脸颊说：“上来自己动。”

殷郊抬起幽深的眼睛看他，呼吸吐在他的性器上，让他更硬了。他迫不及待，却又想在殷郊面前强作镇定。

殷郊撑着他的大腿爬起来，与他肌肤相贴，一手绕到身后，扶住他的性器，一点点塞进后穴里。

他垂着眼，睫毛微微抖动，投下的阴影也恰到好处的遮盖住所有的情绪。

崇应彪死死盯着他唇上的水光，突然用力抓住他后脑的头发，发了狠的吻他。

护工来回收商品的时候，殷郊正窝在狭窄的单人床上睡觉，崇应彪在一旁抽烟，他脚下已经扔了好几个烟头，整个屋子里全是浓烈的烟草味。

护工在崇应彪看不到的地方皱了皱眉，殷寿不喜欢烟味，他严令禁止殷郊抽烟，这下子回去，只怕清理起来要更麻烦些了。

他把殷郊抱起来，后者还是没醒。他衣服穿得很齐整，仔细闻的话还能闻到一点沐浴露的香气，只是衣领整理的不太好，大概不是他自己穿的。

护工向崇应彪点头致敬，告诉他可以在APP上打分，评价一下这次商品的服务是否周到。

崇应彪目送着他们走远，打开手机上的拍卖会APP，把待评价点开，想了一会儿，把五星取消，改成了四星。

商品使用感良好，口活不错，后面水也很多，但问什么问题都不说话，没意思。

#### 4.

殷郊现在有一个焊着铁窗和铁门的房间，他只要在殷家的时候就不会从那里离开，吃食全靠窗口递进去。

殷寿来的时候铁门没有落锁，殷郊躺在浴缸里昏昏欲睡，护工蹲在一旁收拾东西。殷郊听到脚步声，知道这个房间不会有第四个人进入了，立即睁开了眼睛，叫“父亲”。

殷寿挥手让护工出去，在浴缸前弯腰，捏住儿子的脸左右打量。

水汽蒸腾过后，这张脸看上去更加年轻水润了，他用拇指摩挲殷家的嘴唇，仔细看上面是不是有所破皮。

“今天怎么样？”他问得漫不经心。

殷郊悄悄躲开他的手指，试图躲进浴缸的泡泡内：“还好。”

“还好？”殷寿冷笑道，“你又一次没拿到五星。”

“不是我的问题。”殷郊争辩道，“是崇应彪……”

“四星。”殷寿平静的说，“这一次的评价是你不说话。”

殷郊的神色有些厌烦，他最近总是带着一种很深的厌倦，这让殷寿很是嫌恶，总想找个机会让他改过来。

“我去之前，护工叫我别说话，还说下次会找个口球让我戴上。”殷郊讨厌那个护工，他清楚那个护工做过多少脏事。殷寿实际上也想把那个护工灭口，但他暂时还没有找到能够顶替他的人选，“我要换个人。”

殷寿想了一会儿，他最近看上了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实习生，能力很不错，或许能顶替掉护工。那个人出身不高不低，父亲的公司也在他的控制之下，是个很好拿捏的人，更何况是个年轻人，品味不会比护工差。

“可以。”

殷郊惊讶于父亲这样轻易的点头，他从浴缸里坐起来，意识到是自己该付出点什么的时候了。

他带着一身的泡沫跪到父亲面前，仰起头等待殷寿的下一步动作。

殷寿没动，而是问他：“嘴被用过了？”

殷郊愣了一下，乖乖点头，殷寿挑剔的目光落在他的下身，那里更不必问了。

他虽然喜欢看儿子倒霉的样子，但也不喜欢用脏东西，他抓着殷家的头发，手指沾了水，用力搓他的嘴唇。

唇上本就有伤，一用力就裂开了，整个嘴唇被血染成红色，更显得艳丽了。

殷郊痛极，却又不敢说，他想着崇应彪打出来的四星，心头更恨。

这种恨意在他脸上浮现出来，殷寿脸色大变，旋即甩了他一耳光。殷郊被打得整个身子歪倒在地，殷寿从抽屉里拿出手铐将他反手铐起来——殷郊的房间从不缺这类的东西，甚至更稀奇的情趣用品都能在他的房间里找到。

殷郊舔了舔嘴唇上的血，他没搞明白殷寿突然发难的原因，只知道畏缩的将身体蜷缩起来。殷寿把他拉扯到自己面前，冷冰冰的问他：“怎么，又想杀我了？”

殷郊惊恐地睁大了眼睛，他被殷寿所展现的凶狠杀意所震慑，微张的嘴唇哆嗦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殷寿冷漠地看着他发抖，抓起他的头发把他拖出去，扔到浴室外的地毯上。

他膝盖蹭得很疼，但父亲的盛怒之下他只好迅速调整姿势，恭恭敬敬的跪在父亲面前。

殷寿从柜子里翻找出狗鞭，长棍在空气中“嗖”的一声响，殷郊哆嗦着闭上眼睛。

然而那一鞭子却没落到他身上，红衣的女人从门外走进来，墨一样的长发散在身后，她扒在门边，好奇的看向房间里的一切。

殷寿不避着她，说话的时候却总归要温和一点：“怎么来这里？”

苏妲己几步跳到殷寿身边，她看向殷寿手里的狗鞭，又看跪在地上的殷郊。后者似乎不知道她是谁，却本能的对她怒目而视，这让她觉得有趣。

“等得太久了，就来找找你。”妲己笑着说，“护工说你要亲自清理商品。”

殷寿“嗯”了一声，妲己道：“可是后天就有宴会。”她眨了下眼睛，把殷寿手里的狗鞭拿了下来，“换种方式吧。”

苏妲己拿着钥匙把他的手铐打开，她怜悯又嘲笑的表情让殷郊愤恨。殷寿把一个项圈扔到他面前，皮质的项圈“啪”一声砸中了他的膝盖，算不得疼，但在妲己面前，他感到浓重的羞辱意味。

可他还是将项圈捡起来戴上，长长的铁链一直垂到他赤露的双腿之间。

妲己对接下来的事情没有兴趣，但也愉快的转身，从房间里溜走了。

殷寿在柜子里翻找，最后拿出来一根丝带和狗尾巴的肛塞，这些东西向来不需要他亲自动手，殷郊会自己穿戴整齐。

殷郊呼吸急促，将丝带紧紧勒住阴茎，又将肛塞放进后穴里夹紧。他感到耻辱和羞愧。去年大病一场，许多记忆不甚清晰了，只记得还在医院的时候，父亲暴怒地踹开病房的门，扒掉病号服，把他摁在窗边禽他。

他大声叫父亲，意识模糊后又哭着喊母亲，殷寿抓着他的头发，贴近他耳朵说：“你那个不检点的妈跟着外人跑了，你也想跑？哪有那么容易。”

殷郊难以置信，他被禽得晕过去，醒来后被绑在玻璃做成的展柜里，柜子外面是形形色色的买主。

近一年的每一次回忆都让他痛不欲生，他被锁在房间里，过去作为继承人的一切再也与他无关，殷寿要把他调教成殷商集团地下产业中最美丽的商品。

他跪在父亲脚边，不敢抬头，殷寿半跪下来，把一个口球塞进他嘴里，后脑的扣子扣上后，殷寿站起身，居高临下的慢声道：“不会说话就别说了。”

他扯起殷郊颈间铁链，拉扯着他往楼下的餐厅走。

殷郊四肢并行，被死死缠绕的性器和后穴都让他没几步就出了满头大汗，甚至于过分敏感的身体已经在爬到楼梯口的时候有了明显的反应，前端渗出了不少黏糊糊的液体，后穴里的肛塞却总要往外滑，他只能更用力的夹紧。

甚至不时有做事的佣人从旁经过，他们的目光有意无意的落在他身上，熟视的、惊讶的、探究的……都让他感到羞耻不已，脸色涨红，浑身发着抖。但近一年的调教又让他对目光更为敏感和渴望，甚至于更加兴奋。

他爬得艰难，殷寿的脚步却半点不肯为他减慢，项圈拉扯得他几乎窒息，膝盖也在地板上磕磕碰碰，乌青了一大片。

殷寿直到进了餐厅才停下来，将他拴到桌腿旁便不再管他，自顾自的命人端上饭菜。

妲己已经坐到餐桌上有一会儿了，她不怎么喜欢西餐，殷寿最近都宠着她。两人在餐桌上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，筷子有一搭没一搭的在餐盘上飞舞。

殷郊没收到指令，却也不敢不挺直了身体跪在殷寿给他指定的桌角旁，他今日承受的性事太多，又未曾吃过多少东西，此刻只觉手脚发软，头脑也昏昏沉沉。

殷寿说到高兴处，和姐已一起笑了起来，他却听不清两人在说什么，他感到饥饿和寒冷，而身下的丝带也在不断的挑起他的欲望，后穴里分泌出的水让他夹不住狗尾巴，哪怕拼命挽留，狗尾巴也渐渐的滑了出去。

很轻微的一声响。

殷郊一下子屏住呼吸，胆怯的抬头看了眼父亲。

殷寿冷漠的看向他，桌上的菜肴已经快被吃尽，姐已站起身叫人来收拾，她兴致勃勃的看了眼落在地上的狗尾，挑逗似的来和殷寿接吻。

她原本是苏家的小女儿，但是患有精神分裂，两年前次人格终于打败了主人格，开始了与殷寿的日日厮混，今年更是真正成为了殷家的女主人。

她现在心思天真，觉得殷寿一切都好，只要是殷寿说的做的，就没有错事，对殷寿来讲是一把趁手的好刀。

她在殷寿的怀里撒娇，又转过头来看殷郊。她清楚殷郊对她有着无法磨灭的敌意，但又觉得殷郊小狗似的有趣。反正她在殷家宅院里有殷寿的保护，怎么玩都无所畏惧。

她来摸殷郊的脸，从和殷寿肖似的眉眼摸到他沾了唾液的下巴，殷寿把她放开，她就从殷寿的怀里跳出来，去摸殷郊胸前的乳环。

她发出满足的哼笑声。

殷郊觉得羞辱，他想推开她，又想往后躲，但殷寿充满压迫感的目光死死的盯着他，让他哪一样都不敢。

姐已摸到他的后穴，被那里的水渍惊讶，抬起手来向殷寿展示。

殷寿嘲弄的看向他：“过来。”

殷郊如蒙大赦，连忙挣脱了姐已，爬到父亲脚边，和殷寿的小腿紧紧挨着。他被殷寿刻意忽视了太久，下意识的朝着殷寿靠得更近，他看到殷寿胯下已经隆起，便亲昵地朝着殷寿的胯下蹭去。

殷寿被他蹭了几下，抓起他头发，甩了一个耳光。

殷郊被打蒙了，呆呆地仰头看向父亲。殷寿恶劣的勾起嘴角，他将一个还剩了一点食物的盘子放到他身前的地板上，解开了口球：“吃吧。”

殷家睁大了眼睛，他眼眶里已经有了泪水，不敢在殷寿面前落下来，却又因此再次浑身发抖。

他的倒霉样子让殷寿觉得愉快，抱着手看他迟疑着抬起手，他还没碰到盘子，那只手就被殷寿踩住了。

“不许用手。”殷寿冷笑道，“狗是这样吃东西的吗？”

殷郊咬住嘴唇，眼泪落了下来。殷寿以前不喜欢他哭，觉得作为儿子软弱，但现在，殷郊的眼泪让他觉得更加兴奋。殷郊僵持了许久，在殷寿再次搂住姐已的时候弯下腰去，张嘴咬住盘子里的一块肉。

姐已的笑声让他感到窒息，他低着头落泪，呜呜咽咽地用舌尖一点点将盘子里的汤汁舔干净。

“父亲……”他哀求的叫了一声，神情是彻底的崩溃和无助。

殷寿觉得有趣，连日来的坏心情一扫而空。他将盘子端开，把缠住了他阴茎的丝带解下。

早就勃发了的性器挣扎着吐出来一点浊液，他涨得难受，被殷寿踩了一脚后又想贴近蹭一蹭。

殷寿嫌他麻烦，一巴掌把他打得清醒了些，拿起丝带把他手脚绑在一处，两腿大张着跪在地上。

“跪好。”殷寿抱起姐已，只给他留了这一句话。

5.

姬发赶到殷家宅院报道的时候，穿得还很像个学生，宽松的卫衣加上牛仔裤，甚至背了一个很学生气的包。

殷寿看着他的装扮，默默无语了一阵，却也无所谓他的穿搭，只说过几日有了工资再买衣服。

把他交给管家去交代工作事宜，他搂着姐已，要去准备晚上的就会。



复杂的注意事项和工作内容听得他云里雾里，管家很贴心的每说一点就给他留点时间，好让他记下来，最后，管家总结道：“其实你的工作最重要的是照顾好小少爷，别让少爷消失就行了。在这里面看到的東西不可以拍照和外传，只要你敢发出去，我们总有办法查到。”他领着姬发往上走，殷郊的房间在第三层最里面：“少爷脾气不太好，但没关系，一切指令听从殷先生的。如果他不愿意听的话——”管家回过头，眼神不像是在看一个人，这座房子里的所有人都有着差不多的眼神，好像除了手头上的事，什么都与他们无关，“就去告诉老爷，他会帮你的。”

姬发有点没想明白这些话里的逻辑，那是殷先生的亲生儿子，明明应该是他百般讨好的对象。

他很快就震惊的看着管家用钥匙打开殷郊卧室的铁门，推门进去，与其说是一个房间，不如说是一个装修奢侈的调教室，占据了一整面墙的不是工艺品或书籍，而是形形色色的性//虐/道具。

甚至有些看上去就骇人的刑具也在其中，地毯上也扔着一些麻绳和铁链。

整个房间都透露出淫//靡的味道，只有焊了铁栏杆的窗边飘着纯白色的纱幔，一架古琴被摆放在那里，还有一只考究的小茶桌和几只很旧也很干净的玩偶。那个小角落和整座房间格格不入。

殷郊全身都蒙在被子里，管家走上前和他低声说了几句话，他将脑袋露出来一点，迷迷糊糊的翻个身，又睡着了。

“少爷这几天很累，你等他醒过来再自我介绍吧。”管家将房间的钥匙递给姬发，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少爷不能离开这个房间，无论他怎么说，只要没有老爷的命令，就不能让他离开。”管家在离开前最后对着他微笑了一下，“就算是起了火，也不能让他离开。”

管家关了门后，殷郊依旧毫无防备的在床上睡着，姬发盯着那从被子里冒出来的一点黑白头发的头发看了一会儿，弯下腰去收拾满地乱扔的麻绳。

殷先生在把他招进来之前说得并不很详细，他出于仰慕殷先生的关系，同时也清楚护工的工作不过是他进入殷家内部的一块跳板，签约的时候并没有如何追问。

但看到这个房间的境况，无论如何他也明白了。

他没想到殷先生的亲生儿子现在会落到这样的地位，一时心情复杂。他将麻绳团起来放进柜子里，一抬头却看见了一个摄像头。

摄像头并不避讳，就那么大咧咧的放在那，明目壮胆的对着床上的殷郊。姬发愣了愣，转头再往别的地方看，发现每一个角落，甚至包括卫生间里都装上了摄像头，严苛的记录着房间内的一举一动。

姬发倒吸了口凉气，身后的殷郊醒了，发出低低的哼声。

他忙转身站到殷郊床边，殷郊穿着纯白色的睡衣，从厚重的被子里一点点钻出来。他抬眼打量了一下姬发，兴致缺缺的脸上没有半点对他身份的好奇，而是沙哑着声音道：“我要喝水。”

姬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粗心和失职，所幸房间内有台饮水机，他忙接了杯温水递到他手边。

殷郊盯着他手中的水杯，靠到床头说：“你喂我喝吧。”

殷郊靠在床头，脸色很差，睫毛浓密得能投下来一片阴影，他漂亮得让姬发愣了一下神，在他不耐烦的催促后，姬发才将水杯递到他嘴边。

殷郊就着他的手将一整杯水都喝了下去，说话的声音才有了点力气，但神色仍是疲倦：“名字？”

“姬发。”姬发还想说点什么，但殷郊已经意兴阑珊的重新缩进被窝里了。

“你出去，有事情我会按铃叫你。”

姬发犹豫了一会儿，才道：“殷先生说，希望你早点起来准备晚宴。”

被子里发出一声愤怒的吼叫，姬发情不自禁的往后退了一步，殷郊从床上猛地坐起来，抓起刚才的水杯就砸了出去。

随着“啪”一声脆响，殷郊尖叫着用力拉扯自己的头发，用力之大仿佛要把头皮也扯下来。

姬发吓了一跳，忙去抓住他的手。姬发常年练习弓箭，力气很大，对付一个饥饿了许久的人来说不费什么力气，殷郊的手不大，两只手被他一手紧紧攥住，强行按到枕边。

殷郊两眼通红的瞪着他，他眼睛很大，大得好像锁不住眼泪，没一会儿身下的枕巾就湿了一大片。



殷郊的表情再凶狠，只要掉了眼泪也让人觉得心软，姬发不敢松懈，另一只手却犹豫着、不知不觉的去给他擦眼泪。

殷郊把眼睛闭上了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殷郊重新把眼睛睁开，神情已经很平静了，眼睛虽然还是雾蒙蒙的，却不再从里面滚出泪珠。

“你弄疼我了。”殷郊闷闷的说。

姬发慌忙把手松开，殷郊慢慢从床上坐起来，低着头揉手腕。姬发这才看见，殷郊的手腕上有一圈红色的血痕，像是陈年的老伤。

“对……对不起。”姬发讷讷的说，“我刚才没看见。”

殷郊摇了摇头，他从床的另一边下来，先去摸了摸古琴和玩偶。

姬发发现他很高，比以健硕壮美著称的殷先生还要高上一点点。

“你去衣柜里拿件衣服吧，要好看一点，正式一点的。”殷郊头也不抬，坐在古琴前有一搭没一搭的拨弄琴弦，清越寂寥的琴声在卧室里回荡，“不用问我意见，拿你觉得好看的就行。”

6.

殷先生去各种酒会的时候是不会带上姬发的，她不仅人格分裂，还有认知障碍，总觉得自己是只狐狸。

殷寿摸不准她什么时候发病，索性让她大部分时候待在家里，重要场合一律带上殷郊。

殷郊穿着姬发给他搭配的白色西装，靠在车椅上垂着头打瞌睡，姬发坐前排，试图从后视镜里往后看。

殷寿一直低着头看什么，殷郊自上车起就没说过话，过长的刘海把他眼睛挡住了一半，看上去和刚醒过来是判若两人，这会儿他既温顺又乖巧。

行至酒店，姬发下来替他们拉开后座的车门，殷寿说：“姬发，给他拍张照片吧。”

姬发拿起手机，犹豫了一下：“殷先生，我这里只有手机，像素可能……”他用的手机是最便宜的那款，拍照向来不太清晰。

没关系。殷寿说着下了车，让殷郊坐到车窗边，朝着姬发的镜头露出一个微笑。

殷郊抿着嘴唇，勾出一个笑的样子，朝着姬发看去，两人的视线隔着镜头对视，漆黑幽深的眼睛仿佛有种奇异的吸引力。姬发感到自己的手晃了一下。

照片拍得不甚清晰，照片中的殷郊看上去也不像是在笑，但胜在容貌实在漂亮，唯一清楚的是眼睛，黑亮的眼睛既像小狗，又像玻璃珠子。

殷寿还算满意，要了这张照片后，揽着儿子的肩膀就走进了酒店。

上流社会的聚会让姬发觉得无聊，他的唯一目的是看紧殷郊，后者很有些厌倦人群的意思，总是默默的站在殷寿身旁，不主动搭话。

有人与他说话时，表现得也算游刃有余，对四周投来的或玩味、或轻视、或怜悯的目光一概视而不见，他端着酒杯站在那，好像有一个独立的世界。

酒会进行到了后半夜，大半宾客离去，剩下的人三三两两聚在一处，脸上带着的已经不再是社交该有的虚伪笑容。

“殷郊过来。”殷寿面上也带了笑容，他冲着两人招手，“殷郊去后面准备一下，姬发，待会儿你留下来。”

姬发不太明白殷寿有什么安排，他只好点点头，然而当他转过头去看殷郊时，却见后者的脸色惨白，啜嚅着说道：“爸爸……”

殷寿的脸色冷下去，殷郊低下头，慢腾腾的朝着宴会厅的后门走了。

殷寿将手掌按在姬发肩膀上，朝着自己的方向带了带：“前半夜只能算是聚会，后半夜才是重头戏，也是今夜的真正目的。”

姬发心底惴惴不安，他知道这些人总会进行一些不正当的聚会，以交换性癖、分享性取向，甚至是一同犯罪来将彼此牵扯捆绑得更加紧密，他不知道这些罪恶中也包含殷郊。

“你去给司机说，今日大概要回去得晚，买个毛毯在车上备着。”殷寿松开了他，“然后就回来。”

姬发大脑一片混乱，几乎是冲出酒店，他没带手机，只好一点点的找，最终在路边的小饭馆里找到司机，告诉他去买条毛毯。

司机奇怪的看他一眼，见他因为奔跑而潮红的脸色，意味深长的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老板真是器重你。”

姬发闭了闭眼睛，他不愿意与司机多话，转身朝着酒店跑去，司机在他身后放声大笑，用下流的语气催促他跑得再快些。

姬发领带歪了，满头大汗，他喘着粗气推开宴会厅的大门，里面横陈的肉体让他瞬间闭上眼睛不忍再看。

“来呀！”

衣衫褪去之后，阶层也仿佛短暂的消失了，有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朝他笑着招手。

姬发睁开眼，最中心的位置，殷郊仰躺在殷寿怀中，浑身沾满了精液，两条腿被完全打开。他好像已经没有了意识，眼睛微阖着，微微张开的嘴唇也泄露出一缕白浊。

姬发僵在原地。殷郊的眼睛却转了过来，含着朦胧水雾与无线春情的眼睛在看到他的瞬间翻出了痛意，一滴泪水从眼角滑下来。

殷寿在他体内抽插，顶得儿子不住发出呻吟和喘息，他嫌那声音太小，又拧胸前早已红肿的乳尖，逼得殷郊痛呼。他抬头，眼中狼狽的盯着姬发。

另一人握住殷郊的下颌强迫他张嘴，猩红的唇舌间涌出大量白浊，舌下压着一块麝香，正浸泡在一汪精液中。

四周哄笑出声：“还是殷老板手段高超，能将大少爷也调教成淫物。”

殷寿道：“母亲便是个浪荡的，儿子自然也一样。”

殷郊发出小声的啜泣，殷寿给他擦掉眼泪，低头亲了一下儿子的眼角。有人看得眼热，也伸手去玩那不敢贸然闭合的唇舌，将舌尖捏在手里，性交一般上下挑逗。

眼见口中的精液越流越多，殷寿挡了其他人的手，道：“好了，咽下去吧。”

连片刻的犹豫都不曾有，嫣红的嘴唇一闭，喉结便滑动了一下。殷寿将他的嘴捏开看，果然咽得干干净净。

殷寿大力抽插了几下，将自己射在殷郊体内。四周看得眼热的已向着殷郊伸出了手，殷寿却道：“姬发过来。”

姬发被突然点到名字，吓得抖了一下，才硬着头皮走上前，殷寿抓着他的手，让他去摸那具滚烫的身体。

“会吗。”殷寿笑着问他。

姬发的手掌被按在殷郊的臀上，他能感觉到那些纵横的伤口正在发烫，而殷郊本人则在发抖。

殷郊正看着他，不断落泪的眼睛迷迷蒙蒙，面上一片春色，好像活色生香。可姬发却觉得痛。

殷寿抓着他的手腕，窟得他生疼，四周按捺不住的人群已经围了上来。

他用衣袖擦干净殷郊嘴角的白浊，轻轻吻了上去。殷郊没张嘴没回应，他也不着急，而是浅浅的在嘴唇上吻过之后，吻他的眼角泪痣。

这颗痣不好，注定一生多情又伤心的。

“你.....你做吧，不是你，也会是别人。”

殷郊主动回吻他的嘴唇，在他耳边轻声道，“求求你，做完了之后找个借口把我带走。随便你怎么做，做到受伤也可以。”

姬发捏住他的下巴逼迫他和自己对视，殷郊抬眼，却被姬发的眼神吓住了。那瞳孔深不见底，仿佛含着滔天的怒火。

殷郊愣了愣，再看时那双眼睛已经平和了下去，方才如同幻觉。

姬发又凑过来吻他，他这次主动回应，唇舌纠缠得绵密轻柔，四周一片起哄声，也有人不愿干看下去，转身找了别的妓子。

殷郊发出不自觉的呢喃，渐渐软在了姬发的怀里，姬发从嘴角一路往下，近乎虔诚的亲吻每一条鞭打出来的伤痕。殷郊不知自己是痒还是疼，去也本能的迎合上去。

姬发脱掉束缚住身体的西装，两个年轻人赤身裸体的抱在一起，姬发将手掌垫在殷郊脑后，将他慢慢放下去，殷郊缠上他的腰，求着他插进来。

姬发摸了摸他的脸，将下身捅进了殷郊体内。

殷郊发出长长的一声呻吟，他喘着气，服用过药物和被反复调教过的身体过分敏感，才被禽过好几遍的身子又开始流水，肠肉旖旎的层层绞上姬发喷张的阳具。

姬发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忍耐，他双眼通红的看向躺在地上的殷郊，后者用鼓励的眼神看着

他。

姬发感到自己脑子里的弦摇摇欲坠，已经发出了崩裂的声音，殷郊双腿将他缠得更紧，等不来动作的他已经摇晃着腰肢主动求欢，姬发扶着他的大腿，细腻的肉肉绸缎一般，仿佛会从手中溜走。

他大起大落的操干殷郊，每次都带出一串湿淋淋的粘稠液体，“啪啪”声在宴会厅里回荡。

四周的窃窃私语和大声调笑他都听不到了，他只顾得上去看殷郊湿润的眼睛。

殷郊因情欲和冲撞而发抖，他本就过分透支的身体难以承受姬发的猛烈操干，摇着头试图让姬发慢一点。姬发察觉到他的反应，低头再次吻他，短暂的间隙里殷郊感到了空虚，他抱住姬发的脖子，又求他再快一些。

欲望翻腾之间，两人都被浓烈的情欲所俘获，拼了命的追求更高的快感，起起落落之间，欢声与水声不绝，姬发从高潮的余韵中回神，殷郊已靠着他的肩膀昏昏沉沉。

殷寿始终在一旁看着他们。

姬发小心翼翼的抱着殷郊，此时才万般小心的看向殷寿。

殷寿笑了一声，过来拍了拍儿子满是红晕的侧脸。殷郊朦朦胧胧的“嗯”了一声，又将脑袋转到另一边。

“殷先生。”姬发反复斟酌着开口，“我能不能.....”

“带他走吧，你可以让司机送你回去。”殷寿的目光只在自己儿子的身上停留了一秒，就转身朝着锁在另一边的妓子那走去，他抱起妓子，又回头补充道，“今晚你可以带他去任何地方。”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